

# 母亲，跟紧我

·马亚伟/文·

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写道：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作为母亲，我感同身受，孩子长大了，越走越远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作为女儿，我曾经也只留给母亲一个背影，可是，当这个背影走向岁月深处后，突然停下来，然后转身，遥遥地冲母亲呼唤：“母亲，跟紧我！”

世间的爱，总是这样温情而有趣地轮回着。记得小时候，我跟在母亲身后，母亲总是嘱咐我：“跟紧我！”如今，我和母亲一起出门，她不耐烦地挽着我的胳膊，总是默默跟在我身后。那次，我走出去很远，突然发现母亲没跟上。我一回头，发现她正在一家鞋店前踟蹰。母亲神情慌乱，正在四下寻找我，像一个走丢的孩子一般无助。风，吹动了母亲花白的头发，她的脸上皱纹纵横，很沧桑。那一刻，我的鼻子一酸，最爱我的那个人，老了！

我赶紧喊母亲，只一声，耳朵不好使的母亲就听到了，并且一眼就看到了拐角处的我。母亲对儿女的声音总是最敏感，即使在喧嚣的人海中，她一下子就能

把自己的儿女准确地捞起。

那次，我带母亲到医院看眼病。母亲一直跟在我的身后，寸步不离。我去交费的时候，一转身，看到母亲也挤在窗口边。我大声对她说：“别总跟着我，不是让你在在大厅等着吗？”我的语气里明显有斥责的意味。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我也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我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样斥责不听话的我。现在，我跟母亲角色互换，爱，就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着。

母亲对我越来越依赖了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找我商量。而且我明显感觉到，母亲特别听我的。我说，不能随便听信电视里的医疗广告，在大街上尽量别凑热闹以免受骗，母亲都记得牢牢的，而且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父亲。我常常从父亲那里听到我自己说的话，每当这时，我会涌起一股自豪感，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座伟岸的山，是父母永远的依靠。小时候我习惯说“妈妈说”，现在母亲也习惯说“闺女说”。母亲真的老了，老成了一个孩子。

时光的深巷中，我们把母亲远远落在后面了。母亲脚步蹒跚，她追不上我们了。不要让母亲看着我们的背影独自落寞，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告诉她：“母亲，不必追，我会等你的，跟紧我！”

## 骑着自行车回家

·周堪/文·

一个人一生可能有很多个家，但真正的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生他那儿茅屋，养他那儿故土，是人们最初的家，是老家。这才是灵魂中的家，一生的家，其他的家都是人生的旅店。

我同大家一样，已经有很多个家，但我魂牵梦萦的家，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我的老家——达川区草兴乡魏塘坡村的一个山沟沟。

小时候，我期待着离开那个家，因为那里让我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让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。后来，我因为学习和工作终于实现了离开那里的梦想，但也时常思念那个地方，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和亲人。人们常说，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，因此，我经常回家。因为离家近，所以回家的方式也是多样，走路、骑车、坐汽车等。再后来，我工作的地方离那个家越来越远，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，母亲和几个弟弟也渐渐离开了那里。因此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偶尔的回去，也是乘车，就如一个匆匆的过客，在老家坐一会，或吃一餐饭就离开了那里。天长日久，伴随年龄的增长，回家的次数更少了，但对那个家，那片故土的思念之情却更迫切了，那个很少回去的家常常在梦中出现，依旧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

近来，伴随着春暖花开，我更加回想老家的山水了。那些我不曾留意的一草一木，如今却让我强烈地思念起来。我想回家去看看。这次回家，我不想坐车，因为那样我又只能跑马观花，领略不到家乡的真情实景。但来回130多公里的路程也不可能靠走路去实现。因此，我想骑车回家，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，也可以好好欣赏家乡的风光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我邀约上一朋友于早上7:30出发，开始了我个人骑车最远的一次行程。

穿过繁华喧嚣的都市，我感觉到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，绿色的山，绚丽的花、清澈的水让压抑的心豁然开朗，心情自然愉悦起来。我们慢慢地前行，尽情地欣赏沿途的风光。时不时也留下一两张照片，把开心的笑脸和那美丽的春色一起留存下来。

穿过金垭，伴行州河，11时左

右，我们到了达川区中家乡镇。那里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，也是我前后工作、战斗、生活了8年的地方。我人生最精华的岁月，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泪水都发生和流淌在那里，那里有我太多的回想和感慨，是我人生的第二个家。故地重游，相隔已经17年。虽然那里人面已变，旧貌已改，但我的梦还在，曾经经历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，那份家的情感还在，那份愁肠依然割舍不断。有那么一些人居然还记得我，硬要留下我们吃午饭，让我多少还有点家的念想。我们婉拒了他们的盛情，向那个我真正的家、灵魂深处的家奔去。

12:30左右，我终于回到了那片生我、养我的故土，我灵魂深处的家。家乡的山水似乎比我记忆中更加苍翠青绿，到处盛开着各类鲜花，那花香也不断飘进我的肺腑。然而，我曾经生长的院子却是满目荒凉，到处是杂草丛生，曾经人丁兴旺的院落，如今只留下那么三五人在这里坚守。那些曾经院邻居住的房屋，如今却成了蛇虫鼠辈的住处，院坝前那曾经没有成熟就被抢光的水果，如今还是硕果挂满枝头，我的内心自然地滑过一丝失落的情愁。

我们摘下一些水果，吃过堂嫂给我们做出的香甜可口的饭菜。休息一阵之后，我带着复杂的情感难舍地离开那个虽然破败、荒凉，但却让我永远割舍不了的家。

18:30左右，在途经双庙、赵家、马家、百节、石板、斌郎等乡镇后，我们完成了100多公里的艰难行程，又回到了城里的家。极度疲劳的我在洗澡之后便躺在床上，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。

我现实中的那个老家似乎已经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个家有生机了，这让我心生了忧伤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还记着她，忘不了她，因为正是我那样无数个家的衰败，才成就了城市无数个家的富裕。

家乡的山水更绿了，更美了，但生我那个茅屋破旧了、成长那个院落衰败了……但无论如何，那里永远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！

## 东林挂壁街

·时在/文·

阳春三月，我们沿着千州湖东岸，乘车下行。罗江电站竣工，成就了千州湖。

路好，车快，十几分钟后，就到了终点——宣汉东林乡。四顾观赏，有点疑惑兼惶恐。悬崖紧靠公路的右边巍然壁立。朝公路外俯视，湛蓝的湖面，被房屋的间隔剪裁成条块。

前行了几十米，左侧仍然是崖壁，右侧，一坡石梯悬挂在陡坡上，有三层楼高。小心翼翼下一段梯子，在一栋房屋前，主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。一股酒香冲出来，引诱我们加快进屋的速度。房间三面是砖墙，另一面，墙就是崖，崖就是墙。酿酒师正在喷水，清洗瓷壳的高粱和稻谷，开始第一道工序。

沿着室内梯子下行一层，还是主人的酒坊。坊上有坊，窖中有窖。像龙门客栈里，外面并非宏伟，里面却像迷宫。再下一层，门横着一条路，外侧是扶栏。画家邓老师发现栏外悬崖上一棵老树，犹如在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就支着画板写生。三两下子，复制了它，惟妙惟肖。走了五十来步，在一个不足半个篮球场大的坝子上停下，坝子是服务大厅、会议室，书法家们正在挥毫。

坝子边，一条预制板搭成的凌空过道，连接着房屋和坝子。我沿楼梯而下，出了底楼，一条狭长的巷子向两边延伸。右段，是水泥地面，两边的砖房，把板房排挤得只剩少许了。到了尽头，是之字形的石梯，转弯抹角，有的地方还从楼房下面的水泥柱子之间穿越盘绕，最终上了公路。

巷子左段，呈弓形，看不到尽头，就想象着它的幽深和古老。两边还有几间板壁房屋，闲置未用，据说是供销社、集商公司、人民食堂当年的门市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印记。相邻的家电门市、超市、饮食店里热气腾腾，酒香浓郁。这头的街面，是旧时代的石板，铺成了古朴的

图案。钉子凿成的纹路，早被岁月磨光，平滑成清幽幽的梦幻。过去的很长时间，这儿无疑是闹市区，仿佛听得到石板街面上纷乱密集的脚步声，讨价还价的说话声。踩在石板上，像踩着浓缩的历史，感觉与踩在水泥街面上截然不同。然而，这石板街面已然成为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最终会被岁月吞噬。

就餐点在公路边上。放下碗筷，我们又沿着悬崖上的石梯下行。来到前面提到的石板街上，从两幢砖房之间的小径向湖边走。陡坡的坚硬岩层上，浇筑起森林般的水泥柱，擎天玉柱似的，将沿岸的房屋支撑起来。

一只船在等候我们。船徐徐离岸，我们回头仰视，河岸绝对安全水位线以上，房屋紧贴崖壁，鳞次栉比，一路攀升，直达公路。崖是一重街，街是一重崖，就像悬挂起来的街市。船老大说，过去，这面高达两百米、长达两里多的悬崖上，是绵延不断的全木吊脚楼。我想，如果吊脚楼不退出我们的视野，那该是多么美妙的画卷啊。当然，眼前这悬挂的街面，仍是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挂壁的楼群，挂壁的街道，挂壁的路，挂壁的水……构成了挂壁的东林街景。山西的悬空寺，太行山的挂壁公路，是世界奇观。东林的挂壁街，或许是中国奇观吧。

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势作场镇？认真查阅了乡志，才发现东林的文化底蕴，比那千回百转的千州湖还要深邃。南朝宋武帝建县城不嫌这里陡峭，设置了始安县，梁武帝大同二年更名石鼓县。唐代大诗人元稹在达州为官时，多次来这里从事政务和文化活动，留下了不朽诗篇。崖壁平整块岩石，巍峨而坚固，无地质灾害之虞。且有众多泉眼均匀分布，是生活与酿酒的好水，酿酒的作坊星罗棋布，东林酒被点赞为东林茅台，很是畅销。旧时，州河频繁过往的船帮，都要停靠东林，喝东林酒，吃东林鱼，住东林店。

### 致汪国真

·郝富成/文·

他们都说你走了  
或许是吧  
我不知道你走了多远  
灵魂停滞在诗行间  
我想，你只不过是  
换了一个地方  
继续写大家的诗而已

他们都说你走了  
携带着五十九年的路  
在梦里静静地走了  
当晚幼嫩的月亮  
在彼岸轻轻地凝望  
脚步的长叹

他们都说你走了  
以一位诗人的身份走了  
你选择在黑夜起程  
便不畏这一切  
凝结成的月光  
在前路一直铺展开来  
凹凸的脚印渐行渐远

主编 李天泉  
编辑 潘丹

官方微信 dzrbdzwb  
官方微博 dazhouxinwen

报料热线:2382258